



冰窟

作者 Michael O'Reilly 和 Robert Brooks



“通向死亡的道路有很多。通往胜利的道路却只有一条。”——冰窟箴言第一条

加布里埃尔·菲尔兹几乎透不过气来。不流通的空气散发着热烘烘的垃圾味，而当船舱里其他二十四个可怜虫开始呼气的时候这变得更糟。黑暗中，他们躺在硬邦邦的地板上，随着船体的摇晃不停翻滚着。加布里埃尔一连好几天只睡上了几分钟的觉。

随着一声沉闷的撞击声，船体停止摇晃，陡然吓到了船上的乘客。门开了，光线投射了进来。要不是同时刮进阵阵冷风，他们或许会感激涕零。冷风击打在身上，包裹着皮肤，扼住了喉咙。外面似乎除了光亮和雪的味道以外别无其他。

随后，一个庞大的身影大跨步向前走去，站在门之间。大家都知道这是谁。六英尺高，雕像般壮实的身躯，手里握着一把巨大的枪。他端着枪大喊道：

“所有人都听好了！用不了四十秒你们就会被冻僵！别磨磨蹭蹭！”

加布里埃尔和其他人不太情愿地走出来，挡住眼睛以免被漫天飞舞的冰霜打着。当他的双脚离开舷梯踩进了足有一尺厚的雪地里时，他不由得发出一声尖叫。更多身着战斗盔甲的卫兵押解着囚犯们走向前面一扇敞开着的门，如同地狱的血盆大口。入口处传来一阵阵暖意，这群人鱼贯而入。

门关上时，灯光照亮了他们的新家。真不知道是什么人会在这里造房子。到处都是钢筋和铁网，走廊四通八达。一个卫兵大声喊出一道命令。然后，他们继续前进，直到到达下一扇门。在另一边是一个大得足以容纳五百人的大厅。

“排好队！”卫兵喊道。“典狱长要来检阅！”

克赫拉典狱长站在中控室的正中央，背着双手，仔细查看着面前的几十个屏幕。每个屏幕上都显示新来的人。不出意外这些人看上去的没一个让他喜欢的。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能抵抗社会改造化，而他的项目接受的则是这一小撮人中没有人要的——海盗、社会残渣、杀人犯。或许还有一两个政治异见分子。

这不是他第一次想把他们统统毙了，但那不是他的工作。蒙斯克元首想要收割者，他的需求就是指令。

“跟我说说那个家伙，”克赫拉指着说道。“这排第七个。”

那是个个子矮矮的，有些营养不良的年轻人，事实上还是个孩子。头上和赤裸的肩膀上留着被酸液烧伤的痕迹，小臂上带着交叉成十字的伤疤。伤痕累累的脸上露出一双眼睛就像星灵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流露出半分情感。

一个海军少尉分析师回应道：“二等兵塞缪尔·洛兹，二十二岁。被控多项伤害、滥用军事装备和破坏军事财产的罪名。六项谋杀罪名，精神分析档案惨不忍睹。长官。”

“我能想象得到。他那些伤疤背后有什么故事？”

“他头上的那些伤是在一颗异虫感染的星球上得来的，长官。他是第一批降落攻击巢群的士兵之一。那次行动没有策划好；整个小队遭到了异虫的生物毒素侵袭。他不知道是怎么活了下来。其他的伤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克赫拉放大了屏幕上对准洛兹头顶坏死组织斑纹的画面，回想着这孩子的犯罪史。谁知道有多少异虫毒素已经浸入了他的神经，将那个孩子变成了傀儡？训练将辨别出他能有多大用处。典狱长把他的画面拉远，转向了其他人。

大多数新囚犯眼睛直视前方或者盯着地面。有几个颇为挑衅地看着卫兵。但有一双眼睛来来回回地瞥着，惊恐异常、濒临崩溃。

克赫拉以前从未见过怕成这德行的人。“那家伙是谁？这排第二十个。”

技术员们在电脑上敲敲打打，但过了好几分钟，还是没有答案。他转身发现三个技术员在屏幕前挤作一团。

“有结果吗？”

“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找到，长官。他叫加布里埃尔·菲尔兹，殖民地前哨站送来的。没有犯罪记录，没有详细信息，甚至连关于神经倾向的注释都没有。”

克赫拉皱起了眉头。这不是第一次官僚对文书工作敷衍了事了。“向克哈发送请求。我们需要更多信息。”

“至少要等一天的时间才能得到回复。我们要不要把菲尔兹从队伍里拉出来？”

“不必了。给我接通大厅。”几声轻击过后，房间中央的话筒上的黄灯亮了起来。

克赫拉的声音响彻大厅。“欢迎来到托罗斯星系，囚犯们。你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整个星系里没有其他人想要跟你们沾上一丁点儿关系。这是你们最后为帝国做出贡献的机会。这里有几条规矩，但我为你们归结为一条简单的宗旨：要么成为收割者，要么死在尝试的道路上。这是你们的本职。”

侧边栏：“胜利值得付出任何代价。而这代价往往很高。”——冰窟箴言第二条

囚犯和他预想的一样，恐惧感开始从一排排的囚犯中蔓延开来。克赫拉一向对此颇为享受。

“训练会在你们下一次睡眠周期之后开始。直到我说停才会停止。”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欢迎来到冰窟。”

卫兵们推着囚犯走向一扇又一扇的门，直到建筑的深处。

卫兵们没有跟随他们一同进去，沉重的大门锁上了。一些囚犯环顾四周，看了看他们新的看守人。比人还高一头的机器人站立在沿着走廊的壁龛里。身披装甲的它们都配备了一对电磁炮。虽然机器人都静止不动，但加布里埃尔想象得出它们随时都会从履带轮上一跃而起。

没有一个囚犯敢上前去试探。

一个机械的女性说话声响起。一些人抱怨起来，小声咒骂着副官和其他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声音很正式地欢迎他们来到收割者训练营，并希望他们会证明自己能够对帝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头上有疤的年轻人对此暗暗一笑。

副官像是在朗读假日指南手册一般，愉悦地描述着这片设施。几乎让这个地方听起来很吸引人，但很快他们便意识到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空气干燥而微冷，闻起来像是被煮熟了的味道。护墙板上有一块干了的猩红色斑块……傻子都猜得出沾上去的是什么。

他们很清楚自己被密切监视着。加布里埃尔朝上瞥了一眼，看到整个天花板上都是一簇簇感应装置——热能传感器、行动探测器、摄像头、谁知道还有什么。隐私在这里就是个笑话。

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寝室。寝室原来是一个个牢房构成的区间，还不是空的。几小时前就到了的那批房客探出头来欢迎他们的新室友。

加布里埃尔知道这不会是一场愉快的碰面。他尽量让自己不起眼。毫无疑问有人会被挑出来，戏弄一番以来杀鸡儆猴。仿佛是回应他的想法一般，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大摇大摆地朝新囚犯们走来，笑起来嘴咧得像条鳄鱼。

“让我瞧瞧？”一个粗哑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在看着他所挑选的受害者——那个脸上有疤的孩子。个头较大的男子脸上仍然挂着鳄鱼般的笑容；他恨不得立刻挥出一拳，但他想先戏弄他一番。

“你从哪儿来的，小兔崽子？”

“我不知道。”他面无惧色。根本就毫无表情。

“*我不知道*。”大个子模仿着他说道，引起周围一阵哄笑。“那你叫什么？你不会蠢到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知道吧？”

“龙”

加布里埃尔感到双臂一阵刺痛。

侧边栏：“囚犯们必须为各自的生存付出代价”。——冰窟箴言第三条

“哦，是吗？你是异龙吗？看看他。我觉得他需要起个新名字。也许应该叫*异鼠*。小老鼠……？”

加布里埃尔没看到发生了什么，但其他人看到了，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就在那时，那小孩发动了攻击。他用拳狠狠砸在大个的腹部，让他疼得直不起腰来。一连串快速而又恶毒的侧踢放倒了那大个儿，他倒地不起，轻声呜咽着。

小孩子微笑着打量他。那真是个恐怖骇人的微笑，露出尖锐的牙齿和结痂的牙龈，一个怪物的微笑。

“就叫龙。”

他们的睡眠周期没有持续太久。震耳欲聋的警报声响个不停，直至所有人都离开了牢房。

他们聚成一群被赶进餐厅，里面的一架机器正分发他们的第一顿食物。粘糊糊的一堆营养素，谁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吃起来淡而无味，让人很不爽。但抱怨也没用，加布里埃尔才吃了几口，就被一个大个子抢走了他的碗。他决定不去制造争端。

龙吃饭的时候，没有人靠近他。吃的时候嘴里的糊状食物从他的牙缝里漏了出来。

副官邀请他们回到大厅里去，那里已经按照一个虐待狂的想法改造成了一个田径场地。囚犯们被勒令一次又一次地跑、跳、弯腰、伸展、冲刺、追赶。一排哨戒炮告诉他们不能停下。

第一天结束了，所有人都疲惫不堪。身心俱疲的囚犯渴望着休息。

但训练哪有这么轻松。

每一天都像是在谱写着血泪史。没有固定的周期。睡觉时间由副官的心情决定。食物永恒不变，但训练时时在变。

如果要说是机器在运作着冰窟，那还不够准确。冰窟*就*是一台机器。每个房间里都有某种机器人负责一方面的训练。机器人担任着移动标靶、战斗技巧的练习对手以及障碍的角色。没有仁慈，没有懈怠，决不会让囚犯们有片刻的轻松。

最难熬的日子是在模拟笼子里。每个囚犯被引导走向一个用灯泡、电线和皮带排列成的类似于棺材的地方，副官邀请他躺在里面。没有拒绝的余地。

随后而来的简直就是梦魇。光线和声音直接灌输进大脑里来激发情绪反应。加布里埃尔浑身被捆住、躺在一套设备里感觉身体紧绷如弦。他体验到狂喜的欢乐和麻木的绝望，以及让他宁可毁灭自己也不愿意继续忍受下去的恐惧。

每一个囚犯在结束后的反应都一模一样：爬着出来，跌倒在地。痛哭流涕、浑身战栗。甚至连龙都对这都有所反应，尽管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而不是无助。

三周过后，有一个人再也没醒过来。副官命令囚犯们清空牢房。加布里埃尔瞥了一眼床铺上瑟瑟发抖的濒死之人，鲜血在嘴里凝固结成块状。他们回来时，他已经不见了。

“你有点与众不同。”

加布里埃尔从长凳上抬头望去。龙正在跟他讲话。这个刺头自从来到这里还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你什么意思？”

“你看起来并不害怕。”龙露齿一笑。他尖锐的牙齿让他看起来一点也不令人愉快。

“其他人拿走了你的食物。占了你的床铺。上个公厕还要你等。你是食物链的最底层。你应该害怕。”

“多谢夸奖。”加布里埃尔说道，又吃了一勺寡淡的稀粥。自从龙坐下来，就没有人靠近过饭桌。或许今天加布里埃尔能吃掉整碗食物。

侧边栏：*“囚犯们必须随时保护自己。将每一个风平浪静的瞬间视为战场，
将每一个战场视为风平浪静的瞬间。”——冰窟箴言第四条*

“我刚才可不是在夸你，”龙说道。他的话中没有恶意，只是有些让人紧张不安的好奇。

“你装得很弱小。你看起来很柔弱。但你其实并不害怕。所以你并不是真的弱小。你在藏着掖着。”

加布里埃尔怀疑龙不会接受他的否认。“这种炼狱般的煎熬三天两头是结束不了的。”他说道。“或许如果他们低估我的话，我会占点优势。”

龙似乎没听到他的话。他盯着加布里埃尔胳膊上的亮紫色的瘀伤。“你本不敢被击中的。”

那倒是千真万确。训练课程里用的是发射橡胶子弹的机器人。机器动作迟缓，不会闪躲腾挪。它们几乎无法跟上一个正在移动的目标。躲避这些子弹应该是最容易的事情。

而当一个机器人投射出一个不清晰、描绘差劲的儿童全息图像时，着实让他犹豫了一下。机器人一枪射在他的胳膊上作为惩罚。

“本能反应罢了”他说道，但龙摆出了他那可怕的招牌微笑。

“不，你本来能躲过的。我看得出来。我觉得他们没看到。”他指着天花板说。

加布里埃尔大笑。“龙，有没有人曾告诉你，你有点奇怪？”

龙耸了耸肩。“我就这样儿。”

克赫拉一点儿也不清闲。每天他都查看他的费用，安排囚犯的轮岗，管理他们的营养配料。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目前为止已经吃到了十八种不同的食物，每种都是由类固醇、中和剂、激素抑制剂以及被归类为毒药的东西组成的独特混合物。这些配料简直就是猜谜，搭配的再怎么成功，训练周期的初始阶段总还是会有那么一两个失败的实验品。

他查看着囚犯海尼索尔的尸检报告。他一边看着被解剖的尸体，一边跟站在他左边的医生说话。“这么说，你不知道死因是什么？”

“我怀疑是第十七批配料，尽管现在还不很确定具体原因。”

“好吧，先用回第十六批，在完成全面分析之前不要使用第十七批。”

医生点点头，离开了中控室。克赫拉回到屏幕前。囚犯们排队等着他们寡淡无味的稀粥。

几分钟过后，有一个名叫伯莱克的囚犯抢走了菲尔兹的食物，这一幕他在过去的几周里见了一次又一次。菲尔兹每次都不做抵抗。不过这次不同。

当菲尔兹从座位上站起来，一拳打在伯莱克的后脑勺上时，克赫拉几乎要笑出声来。两人扭做一团，随着食物七零八落地撒了一地，囚犯们都分散了开来。煽动的尖叫声震撼着食堂。甚至就连中控室里的技术员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来观战。

克赫拉仔细地观察着菲尔兹。这位新兵的战斗技巧提升了不少，但他的火候还不够。打架对伯莱克来说就是家常便饭。菲尔兹可能压根从未真正地干过一架。

伯莱克摆开架势，一拳砸向菲尔兹的脸，把这个小个子打得趑趄趑趄。迅速敏捷的三拳过后，菲尔兹便倒下了。伯莱克把他压制在地上。菲尔兹之后便没什么机会了。沉重的对手甩开他的胳膊，继续像捶面团似地揍他。囚犯们在一旁煽风点火。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

克赫拉不禁皱起了眉头。政策明确规定他不得干预。*将每一个风平浪静的瞬间视为战场，将每一个战场视为风平浪静的瞬间。*如果菲尔兹连这个都应付不了的话，他就无法被锤炼成为一个收割者。

侧边栏：“你的敌人是你最好的老师。好好学吧。”——冰窟箴言第五条

另一方面，克赫拉制定了这些规则。他决定可以原谅自己。

他按下按钮，警报声在整个食堂里回响。话筒的黄灯亮了起来。“吃饭时间结束。接着训练。”囚犯们按照命令慢慢地离开了，伯莱克有些不太情愿地起身。他们从餐厅鱼贯而出，把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菲尔兹留在了那里。

克赫拉转向一个技术员。“让医疗队把他接走。我想跟他谈谈。”

“长官？”

“克哈那边连个声音都没，我厌倦了等待回答。那个家伙不属于这里。我想知道是谁把他送到这的。”

* * *

加布里埃尔一醒来就注意到了身上无数的瘀伤，但不怎么疼了，只是隐隐作痛。他感觉还不赖，尽管动也动不了。皮带把他紧紧地拴在了床上，这张床太干净了，根本就不是他牢房里的床铺。

“终于醒了。”

加布里埃尔把头转向声源处。他所能看到的只是浮动在一个模糊轮廓周围的光晕。一个模糊不清的、不真实的轮廓随着每一声心跳在不断变化着。

“你怎么是个苹果？冰窟里怎么看的到苹果呢。”加布里埃尔咯咯地笑着。

那声音急促地笑了一声。“在止疼片还起作用的时候好好享受吧，菲尔兹。”加布里埃尔听到了一声轻微的机器嘶嘶声，平静安详的感觉瞬间化为乌有。刚才眼前无数冰块舞动的景象转为克赫拉典狱长在一个灯光明亮的医疗室的画面。

“感觉好些了？”

加布里埃尔的心跳骤然加快，大脑开始打转。他立即警觉起来，疼痛的感觉又回来了。

“不。一点儿也不好。”

“习惯就好了。这跟服了兴奋剂一样，只不过稀释了差不多六倍而已。帮你即使在最艰苦的状况下也能集中注意力。”典狱长在他床边坐了下来。“囚犯们通常必须表现出色才能得到医疗，菲尔兹。你还没有足够的资格。我现在为你破了个例。”

“真是受宠若惊。”

“真是受宠若惊，长官。”克赫拉说道。

加布里埃尔一瞬之间考虑要不要反驳。但反抗只是一瞬间。“是，长官。”

“关于你是谁，我的人有一打不同的说法，菲尔兹。”克赫拉的眼睛从未从他身上离开过。“我们唯一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你不是冰窟的料。智慧、专注、理性的人不属于这里。”

侧边栏： *“永远不要为敌人虚假的外表所蒙蔽。从背后揭穿他们的骗术，威胁便会呈现在你面前。”* —冰窟箴言第六条

加布里埃尔忍不住出声挖苦道。“真抱歉让你失望了，长官。”

“你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方来？”

“长官？”

典狱长探身过去。“你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来到这里？”

“你不知道？”加布里埃尔说道，匆忙地补上一句：“长官？”

“就当我不知道。”

“是，长官。”加布里埃尔集中思绪。好像他的故事要让人觉得真实可信一样……

“一年半以前，我兄弟和我加入了移民的队伍。事实证明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移民是一种艰难的生活。”

“帝国主宰下的生活真是难以忍受。首先是那些繁文缛节，然后便是切断个人物资供给。短短两个月后，他们便将半数移民强征进矿山，每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只为了把那些心怀不满、意图造反的人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我兄弟被迫跟他们一起；随后他便失踪了。”

典狱长点点头。“然后你肯定去闹事了。”

“我去地方法官那里想要个说法。他不想听，然后我火气就上来了。他把我丢出办公室时，我把一瓶苏格兰酒打翻洒到他的衬衫上。他的打手自然就对我不客气了，然后当我醒来时就已经在开往冰窟的船上。”

克赫拉典狱长充满疑虑地盯着他。“就这样？”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一个殖民地的狗腿子会为了弄脏的西装就要把人送到这儿来。我只是不相信他能做得到。”克赫拉似乎陷入了沉思。“来冰窟可不容易，况且菲尔兹你根本不是这块料。”

“很抱歉把这里弄得一团糟，长官。就此你打算怎么做？”

克赫拉笑了起来。“什么都不做。”

“什么？”

“帝国需要收割者。我只关心这个。”

“但是……长官……”加布里埃尔结结巴巴地说道。

“闭上嘴囚犯，”克赫拉说道。“我们把社会残渣打造成收割者。你在牢房周围的邻居很多都值不了把他们送进来的运费钱。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会给他们一个机会。或许他们当中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会奋起应对挑战。其余的都将失败。这也不是什么大损失。

“但是你，”克赫拉继续说道，“你非常有头脑。比如今天，你从无法取得胜利的战斗中抽身退出。蛮力不是一切。如果你能够坚强地完成训练，你将会是帝国部队中的财宝。我的收割者已经从帝国最受尊敬的指挥官那里赢得了表彰。战斗的每时每刻，我的收割者都会让敌人感到恶魔般的恐惧，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加布里埃尔悄声说道。

“你说得太对了。”克赫拉站了起来。“把这点记到心里去。你要想活命的话，就像其他人那样训练和战斗，通过我的项目。”

“就那么简单？”

克赫拉忽略了他没称呼“长官。”“你两天之后便能继续训练了。我建议你跟那些能够帮你挡开拳头的人交朋友。”

加布里埃尔等克赫拉走到门口。“我会做好自己本职的，长官。”他的语调中有种莫名的东西让典狱长转过身来。

“我们拭目以待。”

加布里埃尔感觉摄像头和感应器时时刻刻都在追踪他。他成功避免了与伯莱克之间的再次冲突，龙也帮助他吓退了来自其他人的攻击。

三个月后，副官带领他们进入一个之前从未涉足的房间。这是他们进入冰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受到了款待。长而狭窄的房间两旁是一排排装甲。比陆战队员的装甲更加轻薄，每件肩膀上都有一个大大的喷射器。尽管这套衣服有些呆滞，但看起来已经准备好要一跃而起了。龙看到之后微微一笑。

副官命令囚犯们穿上装甲时，没有人开玩笑。有的只是渴望。几分钟后，下一个阶段的训练便开始了，冰窟的训练变得更加严峻。

第一个挑战便是喷射器。起初囚犯们无法控制住助推器，它完全由副官掌控，她似乎很喜欢在最危急的时刻才点火；把囚犯们推射到天花板和墙上，直至他们学会如何操纵方向才罢休。脑震荡已是家常便饭。两个新兵死于颅骨开裂。

他们开始练习使用新武器。“死神之镰” P-45 型电磁手枪是一头喷射火舌的小怪兽，装甲服几乎无法抵消它的后座力。整个射击场被毁得面目全非。有几个人被狱友在一阵乱射中被打死了。

当他们最终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的命中率时，副官祝贺了他们。然后要求他们同时使用两把枪。

最后的测试是用来摧毁建筑的 D-8 型炸药。它的威力能把那些不专心的人变成黏在墙上的肉酱。炸弹的安装和拆除是主要目标，但环境极其恶劣：在失重的房间内伴随着巨大的噪音，以及黑暗或是令人眩目的灯光。伤亡人数节节攀升。

囚犯们继续战斗。一些人在行动过程中死亡；其他的像海尼索尔一样死因不明；还有几个自杀了。加布里埃尔继续前进，别无选择。

克赫拉在他的例行训练里新加了一道程序。在熄灯前，他会回顾一下加布里埃尔·菲尔兹的训练录像。他也无法解释原因。好吧，他能解释，只是还没有做好承认的准备而已。

在过去的两年里，托鲁斯星系上的一切事务都极具效率，且让人满意。囚犯们一旦出了冰窟，收割者就会被派到那些需要他们的地方，用炮火和死亡守护帝国的利益。身份机密的这些人在死后被授予的奖章和荣誉都最终回到了冰窟，日益增加的名单上成功的故事不胜枚举。

但之前从未有清白的人遭受冰窟的折磨，因此克赫拉对此也忧心忡忡。这是个威胁，一个显而易见的威胁。要是有人发现了怎么办？要是加布里埃尔·菲尔兹，这个点儿背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移民的故事上了 UNN 晚间黄金档新闻怎么办？就连那些特邀评论员都会冒着让上级愤怒的风险爆出第一手资料。

泄密的念头也不是不可能。有人已经违反了守则：菲尔兹本不应该被遣送到这儿。克赫拉仍然没有追查出该负责的那个人。那位地方法官没有回应他的传讯，电脑上的日志显示没有人曾下达过转移菲尔兹的命令。

技术员的记录也没派上用场。菲尔兹的性格是诸多争论的中心。他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孤僻自处，反而和别人建立了关系纽带。尤其是洛兹——那个自称为龙的家伙。这两人顿顿饭一起吃，在练习和对打时结成一队。对大多数观察者而言，他们已经成为了可靠的朋友。

克赫拉任凭技术员们自己去猜测；他们不知道他曾向这位新兵提供的建议。菲尔兹知道与冰窟里最可怕的人为伍能免去那些不太友善的关照。

就这样……菲尔兹在不断进步。长足的进步。另外，他在战术策略方面有着非同寻常的天资。有领导潜能。要是他加入到收割者的行列会怎么样呢？

他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测试案例，克赫拉意识到。菲尔兹会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收割者项目需要募集技能突出、聪明机智的新兵，而不仅仅是从有缺陷的人类渣滓身上榨取最后一滴价值。收割者在前线行动中极受欢迎，但是他们的潜能还能更上一层楼的话，那帝国的每一个指挥官都会要求克赫拉接收一班素质更好的新兵。

简而言之，如果菲尔兹的测试成功，他将引领帝国战争的新时代。

克赫拉做了最后的注释，合上了菲尔兹的档案。眼下这组囚犯最后阶段的训练将于明天开始。“毕业日。”他说道，脸上露出一个浅浅的笑。

他向冰窟里的全体成员下达了指令。

“期末考试到了。在下一批食物里下药，两个小时后激活所有掠食者。冰窟马上要变成绞肉机了。”

“伙计，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加布里埃尔朝龙笑了笑。“过去的两天里你一直这么说。”

龙舀了一勺米黄色的块状物吃进嘴里。“你知道我没说错。”

加布里埃尔不得不承认龙或许是对的。他们的训练已经进入停滞期。连续两天他们甚至会有充足的时间好好睡一觉。那可不太妙。

龙的手掌猛地拍在桌上，震飞了他那只空了一半的碗。“我再也受不了了。”

加布里埃尔向后退缩。“我知道。”

“你不知道！”龙跳了起来，咆哮道。“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尤其是你！我现在就先宰了你！”

加布里埃尔吓得人直往后倒、慢慢后退。这不是正常状态下的龙。如果他没有闭上嘴，加布里埃尔或许会踢爆他的牙，拧下他的脑袋。然后继续将其他每一个新兵大卸八块，直到只有他一个人活着……

*我脑子在想什么？*加布里埃尔在震惊中清醒过来。

整个食堂的人都疯狂了起来。个个拳头紧握，面孔因愤怒而狰狞扭曲。开始是相互推搡，然后扭打在一起，几秒钟后便挥拳相向。龙似乎无法集中注意力，响亮地磨着牙，四处找人打架。

加布里埃尔低头看了看他的碗。*食物。我早就该想到。*这必定是克赫拉的把戏。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他的嘴唇来回摩擦着，无意识地在做着鬼脸。克赫拉会付出代价，为所有的一切：训练，死者，尤其是丹尼斯——付出鲜血的代价。

*快停下！*加布里埃尔用强烈的意志力强压心中的愤怒。“龙！快冷静点。是食物！都是食物惹的祸！”

龙似乎没听到他的话。他正绕着小圈走来走去，就好像是笼中的困兽。加布里埃尔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们是在食物里下药了！”龙在摇着脑袋，但加布里埃尔继续说着。“这里没有异虫，对吧？没什么比异虫更糟糕的！这是你跟我说的！”

龙的双眼聚焦在他身上。“是的，”他总算说了句话。“没什么比异虫更糟糕……”

加布里埃尔差点带着欣慰晕了过去。显然，克赫拉想要他们在惊吓和愤怒时仍能够控制自己。这必定是新测试的一部分。那接下来是什么呢？

随着囚犯们大吼着，疯狂的敲打扑向出口，食堂变得空空如也。几个囚犯还逗留着，其中就有伯莱克。加布里埃尔把龙拖到身边，抑制着血管里愤怒的声音。“我们也该走了。”

伯莱克冷笑。“小家伙，你算哪根儿葱，要我们听你的话？”

加布里埃尔用拇指向身后猛然一指。“你想跟他们一样死在这里吗？”

七个囚犯的情况非常非常糟糕。其中四个已经由于头部遭受连续击打而身亡；另一个抓着一块被毁掉的脸不放。最后两个正试图掐断对方的喉咙。甚至连伯莱克也看上去病怏怏的。

“快点，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去。”加布里埃尔领着他们走。

他们离开了陷入狂乱的餐厅，找到了闪闪发光的走廊。副官的声音在整个建筑里轰然响起。“所有受训人员，前往 1 至 8 号军械库，准备战斗。这不是一次演习。我重复一遍——”

“我们现在是防暴警察了？”有人问道。

加布里埃尔左右环视，搜寻新的威胁。“这仍是一次训练。保持警惕！”

“嘿！听到了吗？”

钢爪在地上咔咔作响。

有东西蜷伏在大厅尽头。它的样子和动作都像一只猫，大小和一架秃鹫战车差不多。它子弹形状的脑袋转向囚犯，张开金属大嘴。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啸声侵袭着他们的耳朵。

“快跑！”

他们闪电般穿过走廊，金属脚在地上快速前进的声音在身后穷追不舍。一个傻帽儿还回头看了一眼。机械怪兽片刻便逮到了他，在他身上一阵猛烈噬咬。

**侧边栏：*“在战斗中掌握主导权。让敌人别无选择，
只能按照你所选的方式面对你。”*——冰窟箴言第七条**

其他人头也不回，继续奔逃，直到一扇军械库敞开的大门隐约浮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慌不迭地穿过大门，仿佛那是一条通往天堂的路。

“关上门！”

门开始关上，太慢了。机械兽猛然撞进了间隙，却无法完全闯入，但它那血迹斑斑的脑袋还是挤了进来。张开恐怖的嘴，牙齿咯咯作响。最后，伯莱克从架子上取出一杆枪，子弹全打进了这个机械兽的体内，如撕纸一般将它粉碎。

在他自夸之前，加布里埃尔指着 he 身后说道。“还有更多！”果然，一整群正朝他们猛冲过来。加布里埃尔把机械猫支离破碎的残肢推开，大门紧紧地关上了。门的另一边一阵猛烈的撞击。一阵令人想象到野兽的咆哮声，透过大门模糊地传过来。

“现在怎么办？”龙问道。

加布里埃尔环视整个军械库，目光落在收割者套装、电磁手枪、D-8 型炸药，甚至一组专用的兴奋剂传送系统上。

“现在怎么办？做好我们的本职。”

克赫拉瞥了一眼技术员正在传播的数据。第一分钟内，四人身亡。十分钟内死了十二个。这还不是他所见过最糟糕的。

加药的食物起了作用。他原本怀疑加布里埃尔·菲尔兹会是第一批丧命的成员，却惊讶地发现其他幸存者欣然接受他来担任领袖。这次测试的数据会非常有趣。

克赫拉手指交叠形成塔尖状，观看着监视器。当囚犯在为自己性命而战时，冰窟的工作人员却躲进了安全的密室里。通往中控室的主走廊在本次练习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就已经锁上了，囚犯和机器们都无法入内。

囚犯们开始走出军械库。现在才是真正测试的开始，他们所面对的掠食者会攻击一切有脉动的东西。

新兵们呈扇形穿过走廊出来时，一台监视器响了。身着 RP17 的菲尔兹出现了。四十个人全副武装，准备战斗。其中三分之一在独自游走，这些人在下一波机器来袭后恐怕撑不了多久。还有比机械猫更可怕的东西等着他们。

“这里不是没有异虫吗！”

另一种机械生物，形如刺蛇。挥舞着一对镰刀似的前肢。龙朝它开火，疯狂的尖叫着。甚至当它翻倒在地，哗啦啦地碎成了片时，他都没有停下来。

“不是异虫！这里没有异虫！”

其他人耸耸肩，继续开火。没时间来安抚他。有太多该死的假异虫要消灭。

军械库最初的突围进展顺利，但新的机器很快补充了之前的损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不停的冲刺、跳跃、潜伏、射击、炸掉任何会动的东西。加布里埃尔和他的队伍身后留下一串弹壳和报废零件。

机械兽们行动缓慢、动作笨拙。要想阻止他们，恐怕还是业余了点。尽管他的身体阵阵疼痛，肺也在叫嚣，加布里埃尔还觉得挺享受这种感觉。关于挑战的严酷，克赫拉没开玩笑。很艰难，但并非不可能。加布里埃尔决心要挺过这关。

但首先还有些事情要做。他开始朝天花板扫射。

克赫拉盯着突然黑屏的银幕。“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走廊上的感应器全部停止运行了。我们在整个 L4 区什么都看不见。”

典狱长不禁咒骂起来。那就是菲尔兹所在的地方。

“长官，有一批装甲信号中断。”

克赫拉看着信息。其中一套是 RP17。“死了？”

“信息全无。没有任何数据。”

“那这样，少尉。”克赫拉刻意耐着性子说道，“你能告诉我在装甲信号中断之前有什么数据吗？”

“心率和血压骤升，情绪异常激动……没什么不同寻常的。”

*这也叫是在演习中。*克赫拉摇了摇头。

“在电力中断之前，装甲 RP17 就没任何异常情况吗？”

“没有，长官，应该没有。”

克赫拉深吸一口气。“*应该没有？*介意说详细点吗？”

少尉艰难地咽了一口，眉间冒出豆大的汗珠。

“是——是，长官。电力中断之前他重新装载了武器，心率较之前低了一些。”技术员说道。“他很镇定。我觉得他们没有中埋伏——

“嘘！”克赫拉的手在空中划过。技术员如释重负地沉默下来。克赫拉站起来，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可以发誓，他听到了中控室的入口外面响起一阵嘶嘶声，听起来就像——
——注射一支兴奋剂。

克赫拉把桌子踢倒在一边，躲在桌子后面。“趴下！”

两把电磁手枪的咆哮声响彻中控室，子弹划过桌子，碎片飞溅。铜和火药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时，技术员们尖叫着，一个个接连倒下。

克赫拉取出配枪——一把小型半自动手枪，但有胜于无。直到烟雾消散开去，萦绕耳边的呻吟声告诉他，一些技术员还活着。但他们此刻只有自求生路了。他很清楚门外面的人是谁。

“菲尔兹？”

这名新兵放声大笑起来，声音由于肾上腺激素和化学药品带来的快感显得狂躁不已。

“是，长官，典狱长阁下。向您前来汇报，长官。”

“非常好的一场伏击，菲尔兹。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你出卖了自己的位置。即使是在战斗中，化学传送系统的声音也是非常响的。总体来说你的分数还是很高的。”兴奋剂的药效只能持续几十秒。如果克赫拉能把他拖得更久一些——

“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意义深重。”另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声撼动着整个中控室。

侧边栏：*“必须迅速地打击和摧毁敌人。只论成功，不择手段。*

刀、枪、炸药或者拳头都是办法。绝不犹豫。”——冰窟箴言第八条

克赫拉从容地应对着。透过混乱，他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菲尔兹正试图向他的侧翼突袭。典狱长在桌子四周盲射，他可不想伸出脑袋来挨一个枪子儿。

脚步声在远处墙边上的一排电脑附近停了下来。地板上掉落的空弹夹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你射歪了，典狱长。”

“的却如此。”克赫拉重新装好子弹。“你对什么感到不满意，菲尔兹？”

“对我兄弟的事情感到不满意，长官。”

典狱长回想起他们在医疗室的谈话。“那个失踪的弟弟。他怎么样了？”

“我没把事情的真相全都告诉你，典狱长。”菲尔兹说。“我兄弟没失踪。我知道他在哪儿。或者说，我知道他曾经在哪儿。”

“真的？”克赫拉需要尽可能长地延长对话时间。中控室里的射击声已经自动引发了十几个不同的无声警报。警卫队很快就会从冰窟的各个角落集合起来。

但他们进来的时候会受到阻碍，他意识到。进行中的最终考核意味着他们没有通向中控室的直接路线。他们必须从新兵们面对着的同一批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

克赫拉怀疑自己能否在他们到达之前保住自己这条命。

“我兄弟就在这里，典狱长。就在冰窟，在你的温柔关怀下。”菲尔兹往每支枪里装填了子弹，房间里回响起两声轻击声。“我花了很多时间和钱才弄到这消息。很多钱。多到你不会相信。”

“那你还能申请退款吧？你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姓菲尔兹的人。”

收割者的话穿透了遥远的战斗轰鸣声。“你看不到家族相似性吗？难道那些死在训练中的人就不值得记住吗？我丝毫不感到惊讶。”

“任何一个囚犯我都记得。”

“就连那些失败者也记得？那些无法证明自己用处的人？”

“尤其是他们。”

菲尔兹的声音变得冰冷。“我兄弟的名字叫丹尼斯·斯塔顿。”

丹尼斯·斯塔顿？他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死在了训练中；第七批伙食弄死了他，他的一些重要器官变成了一滩肉酱。倒不是什么大损失，丹尼斯·斯塔顿不过是个普通而又没用的新兵。

克赫拉决定掩盖这些细节。“我给过你弟弟一个机会。跟你的机会一样。只是他没好好利用罢了。”

“我兄弟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机会，”菲尔兹说道。兴奋剂已经失效了。化学药物的冲击使得他的声音在发抖，但他的话还是充满怨念。“你没给过机会。没有人给过他机会。”

“你错了。”

“我知道我将要面临什么。我准备好了。他却没有。”收割者的喷射器的隆隆声突然增大。菲尔兹准备下一步行动。“你也没有。死神前来收割。该血债血偿了。”

“血债血偿？为什么？”克赫拉握紧手枪。“他本来就要被行刑，菲尔兹——”

“我的名字是斯塔顿。”

“你的兄弟是个罪犯，斯塔顿。而且不是个聪明的罪犯。如果他有你一分的控制力，他也只会因为小偷小摸被关上几个星期。”克赫拉说道。“相反，他为了抢点小钱杀死了两个平民。警察抓住他之前，他甚至没能逃出三条街去。”

“他是我兄弟。他应该得到比你这人间地狱更好的待遇。”

“我的人间地狱*有它的作用*。”克赫拉扫视着整个房间，寻找出路。只有些糟糕透顶的选择——毫无遮蔽的通道。“告诉我不是这样的。告诉我，我没把你变成星系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杀手之一。”

“感谢您的栽培，典狱长。”菲尔兹说道。他盔甲上的喷射器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发出无比响亮的轰隆声。“这是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的一种特殊方式。”

克赫拉闭上眼睛。桌子无法保护他免遭更多子弹的射击。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没有出路。

整个中控室里充斥着震耳欲聋的电磁手枪枪声，桌子表面吱吱作响，在一连串子弹的冲击下变得弯曲。第二支 P-45 型电磁手枪开火了。

然后是第三支。第四支。

什么？

枪声渐渐停歇，克赫拉听到了一个穿着盔甲的身体跌倒在地上的声音。

他仍蹲着不动。

“典狱长？”

是个不同的嗓音，熟悉的嗓音。克赫拉笑了起来。“洛兹？”

烟雾从龙的两把电磁手枪口飘荡开来。“是，长官。”

“干得好，新兵。”克赫拉站了起来。

菲尔兹——不，是*斯塔顿*。他在克赫拉的记忆里永远将是*菲尔兹*——侧身躺着，弹孔穿透了他的盔甲背面。克赫拉在菲尔兹身边跪下来，小心翼翼地摘下了他的帽子和面具。鲜红色的动脉血随着每一声浅浅的喘息奔涌而出，呼吸一声比一声弱。

菲尔兹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和困惑。他试图把头转向龙，喉咙里一阵咯咯响，想问却发不出声来。

克赫拉拍了拍菲尔兹的肩膀。当菲尔兹打破冰窟的封锁时，他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完全超越了训练计划的所有预期。尽管他的大脑在战斗情形下由于药物变得混沌，但也没有妨碍到他。他找到目标并将其逼入绝境，专为此类情形而设计的安全系统也没能阻止得了他。

这是冰窟更适合优质新兵的证据。如果克赫拉直接把这个案例呈献给蒙斯克首领本人，他下个月就会得到一批素质更的应征士兵。课程需要些调整，当然，这可以预料到。

另一个收割者朝下盯着菲尔兹，脸上浮现出好奇的表情。“我为什么会那么做，长官？他还我的朋友。”

“你是个收割者，洛兹。”克赫拉说道。

龙静静地琢磨起这句话，看着菲尔兹的眼睑慢慢合上。最后，他点了点头。

“我做好我的本职。”

“获胜才是真理。其余都是尘土，一挥即散。”——冰窟箴言第九条